沙溪先生年譜

沙溪先生年譜

皇明世宗肅皇帝嘉靖二十七年戊申我明宗恭憲大王三年

七月辛巳八日申時先生生于漢師皇華坊貞陵洞第

二十八年己酉先生二歲

二十九年庚戌先生三歲

三十年辛亥先生四歲

三十一年壬子先生五歲

三十二年癸丑先生六歲

三十三年甲寅先生七歲

三十四年乙卯先生八歲

三十五年丙辰先生九歲

三十六年丁巳先生十歲

先生自幼穉時舉止莊重不妄言笑不戲狎識者已知其爲德器也

三十七年戊午先生十一歲

九月乙酉十二日丁申夫人憂

冬葬申夫人于連山居正里先兆傍

三十八年己未先生十二歲

三十九年庚申先生十三歲

十二月服闋

從學于宋龜峯先生

先是皇考黃岡公爲元衡黨所螫屛逐於外先生在漢師見鞠於王考贊成公憐其穉弱失恃常置膝下不許就外傅稍長能自奮發勵志讀書於世俗趨好一切不屑也至是從龜峯受四子近思錄等書專心揆究不懈益勤學日益進黃岡公喜曰吾兒已如此吾無憂矣○先生嘗語門人宋文正時烈曰吾受近思錄於龜峯龜峯極其英邁看書無礙謂人如己故一番讀過而全不解說余初益茫然如未學也退而靜坐看來看去十分辛苦讀

而思思而讀晝夜不已肰後漸漸通曉千思百慮
終未透肰後請問焉讀書勤勞未見如我者也○
宋文正公語其門人曰嘗聞之先生以爲少時往
受學於宋龜峯也食無醬呑鹽一握矣經年而歸
路過一婢家始得食葵菜羹其味之美久不能忘
也先生之刻苦學問可見云

四十年辛酉 先生十四歲

隨往贊成公知禮任所

十二月丁丑二十日贊成公卒

先生隨喪歸連山黃岡公因居憂居正先墓下

四十一年壬戌先生十五歲

四十二年癸亥先生十六歲

四十三年甲子先生十七歲

隨黃岡公還京第

時黃岡公有敘復之 命

四十四年乙丑先生十八歲

四十五年丙寅先生十九歲

聘夫人昌寧曹氏

僉知中樞府事諱大乾之女判敦寧府事昌陽君

諱光遠之孫

穆宗莊皇帝隆慶元年丁卯先生二十歲

受業于栗谷李先生之門

自是備聞聖學之奧潛心力行自任甚重李先生及歸海西輒隨往留止門下燖溫舊學琢磨新得尤精於禮學節目該盡巨細畢擧李先生常倚重之期許特深

六月長子檃生

往見土亭李公之菡於保寧

時土亭爲窮民營生燔鹽於海邊煙埃滿目人不堪久處先生略不改容晤語終日而返土亭目送

之曰眞德人也云○此段未詳年條而卽先生弱
冠時事故錄于此

二年戊辰○宣祖昭敬大王元年先生二十一歲

三年己巳先生二十二歲

正月乙卯十一日王母李夫人卒

時先生在海西忽覺悲情內集涕淚不禁不數日
訃至人以爲至誠先知之驗也

四年庚午先生二十三歲

五年辛未先生二十四歲

六年壬申先生二十五歲

神宗顯皇帝萬曆元年癸酉先生二十六歲

二年甲戌先生二十七歲

六月第二子集生

卽愼獨齋文敬公也先生常以爲其資可爲大賢卒承庭訓繼爲儒宗

三年乙亥先生二十八歲

秋黃岡公出按關西

關西素稱繁華大小遊客日以聲色宴樂爲事先生每省覲淹留外雖隨衆酬應若不崖岸而整頓自持於衆所好漠肰不以經意一時稱歎以爲人

所難及○先生嘗語宋文正時烈曰少時於防制
邑慾煞用工夫雖久留關西終不萌於心云

長女生

　後歸監察徐景霱

四年丙子先生二十九歲

第二女生早夭

五年丁丑先生三十歲

四月往拜栗谷先生於石潭

　李先生與龜峯書曰金希元來守二十餘日從容
講學爲其大人召去自此無相長之益云○先生

往來石潭不止此也而此特見於栗谷書札故記
之

六月訪禹公伏龍

講定性書及孟子生之謂性章

六年戊寅先生三十一歲

薦授 昌陵參奉

時 朝廷擇用學行之士吏曹判書李後白以沈
潛聖經篤信古訓爲薦目 上命議大臣領相洪
暹左相盧守愼皆以爲宜遂有是 除

七年己卯先生三十二歲

八年庚辰先生三十三歲

二月第三子槃生

五月往拜牛溪成先生于坡山

先生嘗語宋文正時烈曰吾於栗谷心悅誠服常以爲不可尚己而於牛溪不能無差殊觀故牛溪門下人頗不能平也其後往來熟習見其氣貌聽其議論然後知栗谷之以爲道義交有以也

上龜峯書

論人心道心見續稿○龜峯又答先生書曰寄示縷縷學力有加歎服歎服人有異論不敢自是此

於才雄學贍人難處可佳可佳

九年辛巳先生三十四歲

秋隨黃岡公赴　京師換授敦寧府參奉

時請改　宗系之誣黃岡公以奏請使行先生隨

往而吏曹以祠官不可久曠入　啓相換○栗谷

先生贈詩以別

十一月第三女生

後歸清寧君韓德及

十年壬午先生三十五歲

四月隨黃岡公東還

是行往返近萬里所以扶持奉養誠孝懇至常於進食必從傍默數舉匙多少以爲健𠅘之候無或少怠焉

有陞敍之命

因筵臣白才行卓異也

戊申二十二年丁黃岡公憂

黃岡公以特進官入侍經筵猝中風舁還上遣內侍問疾賜虎皮訃聞特賜棺槨栗谷先生於筵中啓曰金某之賢而不克大用宜贈爵護其喪葬上問于大臣命官庀喪葬

六月葬黃岡公于居正里先兆後
申夫人祔後喪祭節文一遵家禮仍居廬墓下

十一年癸未先生三十六歲

請撰贊成公碣銘於栗谷先生

上龜峯書

論小祥練服龜峯答曰前後二札極盡情禮深服
禮學有進云云

喪禮備要成

書本申公義慶因家禮喪禮篇參以古今之禮諸
家之說逐條補入間亦附以時俗之制便於實用

者而未及修整多有闕遺至是先生更取其書添
刪證定遂爲成書且吉祭改塟二條家禮所無而
亦採古禮及丘氏儀節添補焉庚申兩湖儒生入
刊先生又作序其後先生以初本徑出或有未盡
者仍不住修改凡節文度數之周詳而切實者變
禮疑文之衡決而難斷者參較稱停毫分縷析其
所追錄視舊本殆十二三戊子文敬公作序後小
識復刻先生後來所改定者
十二年甲申先生三十七歲
正月哭栗谷先生

時先生在憂服中依黃勉齋服朱子之制具服赴臨每朔望服其服而哭之遇忌日齋素至老不廢待其遺孤無異至親於龜峯亦肰

六月服闋

除　順陵參奉

未久病遞○銓曹欲擬　王子師傅望有以憂服中隨栗谷之喪爲不謹執喪而塞之者或曰昔曾子當喪而往弔子張曰我弔也歟哉於朋友尚且如此況於師乎是非塞之也乃通之也肰塞者力故終不擬云

陞平市署奉事

用前　命也

十三年乙酉 先生三十八歲

十四年丙戌 先生三十九歲

春棄官

時李潑仁弘等搆誣栗谷牛溪思菴松江諸賢而亦及黃岡公李延平貴以諸生欲疏辨時輩益加疑怒其禍中於龜峯由是先生遂棄官焉詳見乙丑與李玉汝書

四月己丑 二十五日 遭夫人曹氏喪

六月葬于居正先塋之側

除活人署別提以病辭遞

十五年丁亥先生四十歲

除司圃署別提司饔院奉事皆辭不就

十六年戊子先生四十一歲

除童蒙教官

敎養有法多所成就

十七年己丑先生四十二歲

夏別趙重峯憲謫行

重峯疏論諸賢被誣備及羣小欺蔽病國之狀竄

吉州先生出送于中道

十月往見松江鄭公澈于高陽

先是松江被仁弘輩所誣以前貳相退居湖南有年矣遭子喪來葬高陽松江之子卽先生妹婿也遂往見焉會汝立謀叛事發松江聞變欲奔問議于先生先生曰自　上命召則可也此時入去跡涉乘時矣松江曰逆賊欲害　君父重臣旣在近畿觀變不入可乎君言乃避嫌也先生曰此時公入則必爲委官又爲功臣大獄難免有橫罹者其能一一平允而如李潑白惟讓等以公之力能救

其死乎松江曰如君言終是避嫌人臣分義則未也松江又問於牛溪先生牛溪以爲義當入去云其後羣小卒以按獄時事搆成松江之禍詳見先生所撰松江行錄

十八年庚寅先生四十三歲

五月側室子榮生

十二月例陞通禮院引儀

與松江論時事

松江問曰臺諫欲論銓曹嘗擬汝立外任者何如

先生曰決不可爲也銓官何能逆知其將叛乎此

乃公罪以公罪眞人死地可乎松江曰以公罪罷職削職者比比有之鄭賊若得領兵之任則爲國之害不細雖公罪論劾何妨先生曰大不肰近日論 啓或有至死者自 上若震怒下獄從重罪之臺諫其能復救乎且渠輩意謂必死結怨不少此事不可爲也松江曰此乃牛溪之論也先生曰雖牛溪之言亦不可從矣蓋銓官郎李山海等也黃公愼爲正言竟論之 上不納已而出補高山縣監山海左腹之譏因此益甚云○此條月日未詳而卽此年事故錄于此

十九年辛卯（先生四十四歲）

春更修宗禊

黃岡公嘗與宗人修禊于貞陵洞中間廢而不行

至是與諸宗更修焉

子集中司馬

閏三月壬辰（二十七日）除定山縣監

四月就別牛溪先生於坡山

先生將赴定山任所故往辭焉時有倭釁朝野憂危先生問曰脫不幸有變先生位至宰列似當赴難矣牛溪曰赴難常也吾則本在山野非當事有

官職者古人如江萬里輩曾不赴難吾亦竊擬於心也

赴任

蘇殘補弊一以忠恕爲政方伯褒 聞焉○先生與泉谷宋公象賢爲莫逆友時倭釁轉深而宋公爲萊伯寄詩以見志先生刻揭于官廨之壁上蓋信宋公之守死靡佗也

二十年壬辰 先生四十五歲

子集娶杞溪兪氏左議政泓女

四月遘倭亂

倭酋平秀吉大舉兵入寇直逼京都　大駕去邠八路創爛而任所去大路不遠戎事旁午民不堪命先生策應撫綏各得其宜京外士人避亂而至者亦盡心周恤以故吏民安之而羈旅者忘其流徙焉

五月聞長子㦿及婦喪

長子㦿在京避賊東出至忠憂里與妻陰城朴氏俱遇賊被害且失三歲兒庶弟燕孫以嶺伯金睟幕裨擊倭力戰而死時先生坐衙輒覺終日悲楚

疑其有凶後乃果然

二十一年癸巳先生四十六歲

十二月聞松江訃

二十二年甲午先生四十七歲

十二月側室子檠生

二十三年乙未先生四十八歲

子槃娶安東金氏

僉樞進礪女

二十四年丙申先生四十九歲

四月秩滿解歸連山庄舍

十二月庚午八日除戶曹正郞

二十五年丁酉先生五十歲

春受 命調度粮餉于湖南

時倭寇再逞 天兵南下而有是 命是行金公睟以戶判同往論松江去就及被誣之狀詳見松江行錄

冬竣事復 命

未幾以事罷歸連山

寓居于海西黃鳳之間

時倭警未已自湖中移寓門人李㮚等從焉新經

大亂士學廢弛先生日與門人子弟講誦刮磨竆
晝夜不倦雖菽水不繼而晏如也自遠來學者甚
衆

十二月壬戌(六日)除丹陽郡守不就

撰次栗谷先生行狀

側室女生

　後歸李栖

二十六年戊戌(先生五十一歲)

四月戊午(四日)除軍資監僉正不就

甲申(三十日)除戶曹正郎不就

六月哭牛溪先生

秋近思錄釋疑成

先生於近思錄用工積久取古今先儒之說逐條纂入間附己見以釋疑晦難讀處且示守夢鄭公曄使之勘正焉

九月丁酉(十五日) 除南陽府使以驟陞論遞

二十七年己亥(先生五十二歲)

正月壬辰(十一日) 除楊根郡守不就

二月辛酉(十一日) 除翊衛司翊衛不就

戊寅(二十八日) 除軍資監僉正

以屢辭　除命爲未安遂出肅
六月戊子日十一　除安城郡守
畿輔去亂未久遺氓凋瘵先生盡心撫摩不數年
幾復其舊後諸生追思建書院以祀之
八月哭宋龜峯先生
丙戌年間龜峯爲李潑輩所構陷禍將罔測脫身
奔避無所歸先生盡心周旋舍養家中惟謹至是
龜峯寓居沔川而卒塟祭諸事先生皆身親經紀
焉
九月家禮輯覽成

家禮之書出於草創亾失之餘讀者病其未能通
曉先生取諸家之說逐條解釋辨別其章句塡補
其闕略旣成名以家禮輯覽又爲圖說一篇揭之
卷首古今儀物之可徵者如指掌焉遂作序以弁
之自此至易簀之歲不住點綴卒爲成書
二十八年庚子先生五十三歲
夏序小學續編
牛溪門人韓公嶠以小學立敎明倫敬身三篇目
類聚朱子說名以續編而請先生證定而序焉見
續稿　仁祖朝先生疏請講小學而亦請取　覽

是編

十月側室子杲生

金宇顒歷訪

與之論癸未三司及己丑獄事見遺稿及松江行

錄

二十九年辛丑先生五十四歲

正月跋小學集註

栗谷先生嘗就諸家註疏擇其精要刪其繁亂間

有未備補以己意而成是書先生爲之跋見遺稿

又有攷證同行于世〇先生答申公湜書曰昔年

李鰲城子常言小學諸註各有長短欲去短取長而爲一書僕答曰栗谷已成書矣鰲城求見而好之令都監印出先是生讀小學略註鄙見於紙頭鰲城遽使印之既印而生始知之見鰲城曰棄先生註而印鄙說未安鄙說雖是上印本註下印鄙說似或可也鰲城曰業已爲之奈何云禮記曰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朱子曰下不足以傳後故比於不慈上不足以奉先故比於不孝程子所謂必出於此盖父母與子病臥於牀而委之庸醫用藥致誤則乃眞不慈不孝也不當言比也後攷二

程粹言病臥上有身字此尢明證矣○此書未詳
年條故類附於此○先生所論在刋行攷證中
九月赴 召入京
時 朝廷設局校正周易口訣先生特被 召
十月乙未日一 遞拜宗親府典簿
以京職兼局事病未供職○時 命三公各薦學
行之士領議政李公恒福以先生應首薦又 命
選清白吏召諸宰會議李公請名以廉謹 從之
先生與柳成龍李元翼李光庭李基卨等十二人
被選

三十年壬寅先生五十五歲

春解官歸連山

時賊臣仁弘用事大設機穽以錮士類先生不樂在京遂解官歸鄉廬

八月築室溪上

溪上舊有崔清江雅聞亭而先祖左議政公題詩者爲先生伯祖庶尹公所得先生遂家焉亭燬於壬辰之亂先生仍故基改構小堂扁以養性作文記之復揭舊詩當世諸名公多續詠焉記文見遺稿

黃岡公家狀成請撰行狀于象村申公欽

十月孫益烈生

三十一年癸卯先生五十六歲

五月庚午十五日除益山郡守

遭女徐氏婦喪

三十二年甲辰先生五十七歲

請撰黃岡公神道碑銘于崔簡易岦誌文于月沙李公廷龜

答申子方應渠書

申公以牛溪門人與李潑交好爲其所誤言議多

背戾於栗谷先生當丙戌延平李公疏辨時因申公故意沮敗而不成先生甚不韙之己丑以後松江爲仁弘輩所構誣訾毀溢世株連之禍幷及於牛溪申公與牛溪胤子文濬依違其間圖緩牛溪之禍以爲分貳之計專歸東人之怨於松江先生深非其所爲因答其書切責之又再書申責其不能善導師門子弟幷見續稿

與申敬叔欽書

略曰松江得罪於時輩加不測之惡名擧世風靡人莫敢抗議牛溪其時在朝與之同事其所論議

無不與知今其子弟門生亦欲絕其交道分而二之世道之險至於如此古語云死者復起生者不愧若使松江復起生者寧無愧乎仍使轉示子方諸公見續稿

九月側室子渠生

三十三年乙巳 先生五十八歲

子槃中司馬

十月罷歸連山

後益山諸生追思建書院以祀之

序先憂錄

三十七年己酉光海君元年○先生六十二歲

五月壬寅二十二日除翊衛司翊衛不就

八月甲戌二十六日除淮陽府使屢辭 不許

十月肅謝

十一月赴任

三十八年庚戌先生六十三歲

十月庚辰九日換授鐵原府使

朝議以淮陽地當北關要路宜用武人入 啓相換

十一月孫益熙生

側室女生

後歸李名鎭

答申監司 湜 釋宮之問

時方建退溪書院於春川申公欲倣古釋宮爲講堂而不知其制請先生敎之先生據儀禮及朱子大全詳示其制使營之其後黃山建院時先生又以是制作講堂

三十九年辛亥 先生六十四歲

十一月遭叔父僉樞公喪

先生撰行狀

四十年壬子（先生六十五歲）

四十一年癸丑（先生六十六歲）

三月側室子棐生

五月以庶弟逮鞫獄入京待命遂解職還溪上舊廬賊臣爾瞻希光海旨謀殺永昌大君璜誘死囚朴應犀上變於是獄大起先生庶弟慶孫平孫亦被鉤引盡欲延及先生及仙源金公尚容也（先生庶妹郞金公妾）及慶孫等皆拷死猶戮屍論以逆律闔門當坐親舊震慄或謀所以紓禍者先生不許曰死生命也豈容人力於其間哉會有司言法不當坐又因

大臣議事遂己自是屛居田廬杜門不通外人惟左右經書潛玩自適焉○慶孫等被告光海問應犀曰金某亦與知乎應犀曰金某是賢者某等有謀猶恐其聞知也及鄭浹誣服問對亦如之國舅柳自新妻鄭氏入侯光海問曰予欲拿問金某鄭氏曰某是當世大儒多士宗之今若拿問大失人心光海意遂弛云先生友愛弟妹至老彌篤及慶孫等死非命慘痛之情愈久不已常不覺其自發於言貌寢寐之間傍人爲之感動焉

遭妹鄭氏婦喪

松江長子進士起溟妻也

遭庶弟義孫喪

四十二年甲寅先生六十七歲

訪申敬叔於春川謫中

四十三年乙卯先生六十八歲

三月孫益兼生

遭叔父牧使公喪

四十四年丙辰先生六十九歲

與李子常恒福書

李公撰栗谷先生碑文先生書論其添刪修潤處

見續稿○此是李公丁巳竄謫前事而未詳年條故附於此

四十五年丁巳 先生七十歲

撰松江行錄

松江爲羣小所譖搆目爲姦魁因作陷人之一大穽平生知舊亦或雷同詆排以傅時議當世諱言其名姓者已久先生痛其忠直而被誣嘗辨明其心跡雖訾謷蝟至不顧也至是因其胤子弘溟所請作行錄焉○行錄既成送示象村申公申公答書曰皆據當時聞見摭實而書之何有是非可質

松江長子進士起溟妻也

遭庶弟義孫喪

四十二年甲寅先生六十七歲

訪申敬叔於春川謫中

四十三年乙卯先生六十八歲

三月孫益兼生

遭叔父牧使公喪

四十四年丙辰先生六十九歲

與李子常恒福書

李公撰栗谷先生碑文先生書論其添刪修潤處

見續稿○此是李公丁巳竄謫前事而未詳年條
故附於此
四十五年丁巳 先生七十歲
撰松江行錄
松江爲羣小所譖搆目爲姦魁因作陷人之一大
穽平生知舊亦或雷同詆排以傅時議當世諱言
其名姓者已久先生痛其忠直而被誣常辨明其
心跡雖訾謷蝟至不顧也至是因其胤子弘溟所
請作行錄焉○行錄既成送示象村申公申公答
書曰皆據當時聞見摭實而書之何有是非可質

亦無偏重不公處但鄭生所求於兄必欲伸其誣枉以立定論而今來所錄摘其疵病處頗多鄭生以爲如何云○宋文正時烈語錄曰先生議論忠厚和平絕不爲刻核之言而至於是非邪正則極其嚴截鄭畸菴弘溟印送松江稿其跋文有曰孼臣秉柄先生亟取筆註其傍曰孼臣卽李山海也

四十六年戊午先生七十一歲

經書辨疑成

先生每讀書必整斂衣冠危坐端直專心致志字求其訓句揆其義如有不慊於心者仰思俯讀必

得通貫而後已以至窮晝夜忘寢食而非有疾病未嘗或廢自初至終常如一日最以小學爲學者基本尊信服行以爲終身準則每夜必誦庸學心經近思錄等書循環純熟如誦己言是書因讀書之餘隨手劄記以發明其旨趣辨釋其疑晦而至於註說之同異音義之淆僻者亦皆折衷而攷證又以講質於一時諸公雖門人後生之說亦不遺焉有序文

四月與鄭道可逑書

寒岡是退溪門人時公州牧使刊行退溪喪祭禮

問答而間有與古禮不合者先生貽書鄭公勉其

考證書見續稿

四十七年己未先生七十二歲

答李聖徵書

論栗谷先生行狀碑銘文字

與李聖徵書兼示鄭時晦曄金餘慶玄成

復論栗谷先生碑銘文字並見續稿

十一月孫益勳生

四十八年庚申先生七十三歲

二月赴宋福汝爾昌冠子之戒

宋公卽先生從妹婿而其胤子卽同春堂文正公浚吉也先生往冠之文敬公爲贊

答申敬叔書

時申公在謫以朝令納贖放還先生書言其苟且申公以書自解先生又答之書見遺稿

熹宗哲皇帝天啓元年辛酉先生七十四歲

七月往哭崔汝允於全州

崔公卽先生門人號石溪有學識行義先生特加愛重其卒也慟惜不已卽往哭又會其葬有祭文挽詩又撰碣文幷見遺稿

二年壬戌先生七十五歲

三月具文祭金丙中權歸櫬

金公槃谷門人斥廢 母論謫務安以歿返櫬畿

甸先生出哭於中路

七月跋龜峯詩集

龜峯門人沈公宗直爲鴻山宰刻詩集先生遂作

跋見遺稿

答金生巘書

又答問目俱見遺稿

十二月遭仲子婦喪

三年癸亥 仁祖大王元年○先生七十六歲

正月作四端七情辨示韓士仰嶠

辨略曰退溪先生七情四端互發之說其原出於權陽村入學圖說其圖中四端書於左邊七情書於右邊鄭秋巒之雲因陽村而作圖退溪又因秋巒而作圖此互發之說所由起也退溪曰四端理發而氣隨之七情氣發而理乘之是陽村分書左右之意而或者因語類中朱子說比而同之此則不肰朱子說葢謂人心主形氣而發道心主義理而發云爾語勢差異何可與退溪說作一意看也

夫五性之外無佗性七情之外無佗情孟子於七情中剔出善情目爲四端非七情之外別有四端也善惡之端夫孰非情乎其惡者本非惡只是掩於形氣有過不及而爲惡故程子曰善惡皆天理朱子曰因天理而有人欲四端七情果是二情而理氣果可互發乎夫以四端七情爲二情者於理氣有所未透故也鄙人常對公言之公亦知退陶分對之非而反以分對左右爲有功於朱子本意後學於先賢之說固不可遽加非議也亦不可知其非是而謬爲贊美也見遺稿

三月甲辰十四日除司憲府掌令疏辭 不許
時 仁祖反正卽下敎曰金某子在潛邸熟聞其名旣除是職有 召命先生上疏辭以老病 賜優批疏見遺稿
壬子二十二日與李玉汝貴金冠玉瑬崔子謙鳴吉張持國維書
書見遺稿以輔導 君德拯救生民保全廢朝審愼庶獄收用人才振擧紀綱恢張公道丕革貪風爲方今急務而各條論之又言靖國時奏聞不言廢朝罪惡託以讓位 中朝疑之不卽準請今須

直截言之毋踵前事因戒諸公以清愼自勵毋踵靖國三將之誤終始善處人心洽肰肰後可以有辭於後日無負於師友諸元勳得書歎服遂達

睿覽 上亟稱善以爲至論

乙卯二十五日 命駕轎上來

上以先生年老多病 下特教也

四月丙寅七日 赴 召

己巳十日 到振威以病上狀辭職

見遺稿 上回諭以勿辭速爲上來以副飢渴之望

癸酉十四日詣 闕謝恩
陳啓辭職見遺稿 答曰予卽欲引見適以國忌齋戒未果耳勿辭察職○完豐府院君李曙嘗言於人曰癸亥 反正之初國人猝聞廢易不知
主上之有聖德上下驚擾向背未定不可以威勢鎭服事有至難言者完平李相國元翼以 先朝元老拜首相承 召自驪州入朝人心始定金沙溪某鄭愚伏經世張旅軒顯光鄭桐溪蘊次第入朝人情益安莫不心向 王室思盡誠忠賢人之係國家安危如此云

五月甲午日五上疏論　私廟　親祭時祝文稱號

上將以明日　親祭于　私廟禮曹判書李廷龜副提學鄭經世與三公議皆曰　主上以　宣廟親孫入承大統與旁支爲人後者不同於本生親無兩考之嫌祝號以稱考稱子定下先生以爲不可遂疏論之曰禮爲人後者爲之子至於人君則雖兄繼弟叔父繼姪皆有父子之道焉魯僖公兄也閔公弟也而春秋曰躋僖公孔子之深意可想也傳曰逆祀其可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閔公弟也而同於父僖公兄也而齊於子也公羊曰其

逆祀先禰而後祖也葢非祖禰而謂祖禰者臣子
一例而以相繼爲父子也漢宣帝繼昭帝之後以
其所生父尊爲皇考范氏曰宣帝於昭帝爲孫則
稱其父爲皇考可也肰議者終不以爲是者以其
小宗而合大宗之統也程子曰宣帝稱其所生爲
皇考亂倫失禮固已甚矣夫宣帝以孫行上繼祖
父之統而不可以私親爲考位果如范氏程子之
說則今 聖上之於 大院君亦不可以考稱之
也明矣葢 聖上之於 宣廟雖是親孫而旣升
大位上接 宣廟之統則名號倫序叓無可議若

如議者之說既繼大統又考私親則是不專於正統而爲二本之嫌其爲害禮亂倫不亦甚乎今欲以考與子定爲稱號則必爲三年喪豈有入承大統而爲私親服三年之理乎且禮官不察程子立言之意乃曰稱考而又加皇字名位太隆故程子謂之失禮非以考字爲非也云皇乃大字顯字之義則虛字也程子之意只爲傍親不可加考字故立言如是昭朕爲千萬世定論豈可違程子定論別生意見使 聖時大禮有未盡之事乎禮官之意以考位之闕爲辭帝王之家只以承統爲主雖

叔父繼姪兄繼弟亦有父子之道焉何可謂之考
位闕也肰則 殿下之於 宣廟雖無父子之名
而有父子之義矣禮官不察此義而別生佗意輾
轉謬誤臣竊惑焉今當依程子說稱叔父稱姪名
義有明據似無疑矣疏見遺稿 批曰省疏具悉
凡人有祖肰後有父有父肰後有身豈有有祖而
無父之理乎禮官所見似無失禮之事矣
入侍文政殿進奏劄
上曰來後國有祭禮未即引對有異至誠待之之
初意也先生曰小臣耳聾未能細承 天語又曰

小臣年今七十六雖常供職猶宜致仕況臣田野
之人決難堪當重任且憲府非養病之地矣 上
曰曾在閭邸聞學業高明茂有宿德常願一見乃
於今日幸得見矣先生曰 聖恩重疊久欲辭退
而不敢便決常欲一瞻 天顔而退故今敢言之
耳 上曰疾病則不須逐日供仕間日而仕可也
先生曰憲府之任決非老臣所可堪當 上曰此
職予猶以爲不稱德反有是辭耶先生曰 私廟
事自有朝廷與主掌該官非小臣所可僭議而身
居法憲之地故敢陳所懷矣 上曰言甚好而旣

定之故不得從溪爲未安先生曰小臣牙齒盡落
且耳聾不能以言語　啓達略有所錄乞呈覽遂
出奏劄進之略曰帝王爲治之要莫先於學問學
問之道無他討論聖賢之言求其義理之精必須
體之於身驗之於事無事則此心渾然惺惺不昧
澄若止水及其念慮之發察其公私義利之分克
私猶恐不猛擴善猶恐不廣則日用云爲之間自
得天理之正此堯舜所謂惟精惟一孔子所謂克
己復禮子思所謂戒懼謹獨孟子所謂收放心擴
四端者也千古聖賢相傳旨訣不越乎此況人君

一念之間國家之治亂興衰係焉可不懼哉劉見遺稿　上覽畢曰此外如有所欲陳者言之先生曰今者　反正扶綱常安社稷千古所無之盛舉也金瑬李貴崔鳴吉張維皆臣所親者故曾有私書至煩　天覽極爲惶悚臣之所懷皆在此矣殿下於日後若有所未盡者則恐有後世之議矣上曰予才德蔑如目前亦多所闕日後事有未暇言先生曰聞時講論語臣意大學最切　聖學願論語畢後即講大學　上曰方兼講大學衍義何異講大學也先生曰衍義比大學似不切近與大

學異矣朴知誠請講朱子書先生曰朱子書汗漫似不及經書臣意則帝王之學雖與凡人有異眹其先後次第未嘗不同凡爲學必以小學爲先益甚切於人倫日用綱領甚好人君亦宜講服心經近思錄亦當次第進講矣爲學之本先主於敬不愧屋漏工夫最緊要也 上曰非但學問也若無敬則心不專一何事可做先生曰須堅立 聖志期法三代朴知誠請正士習先生曰禮義廉恥是爲四維四維正則士習正矣又曰 卽位初命除田結收布人心歡喜今有還收之令中外缺望矣

上曰前則命除久遠未收旋聞監軍出來故只使
輸納其已收者矣先生曰民以失信爲怨矣 上
曰此布盡除之可也而若還給其已收又因監軍
更收之尤爲擾民故欲姑留已收者用於監軍其
後則更不收矣先生因閱聖徽節儉之言 啓曰
節儉須自 上先行然後臣民效之矣 上曰上
若節儉則下自效矣先生曰小臣得爲言官出入
筵中榮幸極矣八十之年病且聾聵詣 闕時左
右市人目送之臣竊意市人之心必曰此八十老
人有何所爲而亦爲上來也云爾每一念來不覺

愧恧 上曰豈其肰乎有何愧焉雖有疾病調理
行公且依予言間日而仕可也國政不須以言語
酬酢聾亦何傷可以書相通也 上傳于承旨曰
此人等夏衣之具覓送事言于該曹
乙卯二十六日以病呈辭遞拜司宰監僉正
六月辛酉二日除成均館司業 元子僚屬疏辭 不
許
疏見遺稿 筵臣建請特設司業以處之使訓迪
多士且 命輔導 元子吏曹請堂下官以僚屬
啓下先生懇辭不獲時師傅諸公皆極一時之選

而先生以老成宿望每於 冑筵文義之外隨事規勸 元子甚敬重焉

與李玉汝金冠玉書

書曰廢人所爲誠有罪法官以法論之亦當矣兩司退縮固非矣然當大事詳審出仕乃其例也至於驅逐使出有似迫脅人皆駭異無乃不可乎掘地逃出謂之亾命則可也不可謂之叛逆旣謂之亾命則古有議親之文自 上不許之意美矣至矣何必堅執期於必得也近日審察人心皆有不快之意 宗社安危係於人心之向背若以後日

之患爲念則禍機每伏於冥冥之中豈必生於此人也非徒外言嘵嘵吾輩中意向皆以爲不可令公不之察乎人雖有懷誰敢爲公言之者鄙生無嫌疑敢此告之時廢世子徑自圍籬逃出被執執法與全恩之論互相攜貳故先生有是書見遺稿

己卯二十日承 召謝恩入 侍書講

先生曰小臣所帶司業及 元子輔導之任決不敢當前日陳疏非徒老病非常之職必須非常之人小臣則決非其人以此久未出肅今有 召命不敢退在冒昧肅拜非敢有行公之意矣 上曰

此非逐日所供之職勿辭行公先生曰臣所授是
別設之職故不敢行公臣若幸登科第或可供仕
於司藝直講之間也　元子教誨則可以隨參司
業則臣無學識何等儒生學於小臣乎若有就臣
而問之者可以酬酢矣　上曰近來士習與前有
異須長者爲此任多士可以觀感矣先生曰　卽
位一二月間人心翕然今則失望矣　上曰緣何
致然先生曰生民休戚係於守令守令宜盡擇送
而近日所送或有不稱其職者矣又曰今日可用
之人皆萃　朝廷而　朝廷無隨才權衡之人至

於吏判申欽自　上不爲委任故無擔當國事之意矣申欽曰金某於小臣親戚之人不知臣之力量如是　啓達臣識見短淺不能堪任也先生曰號牌非偶然計雖行之宜在數年後以今未定之人心猝然爲此臣未知其可也人心必亂矣　上曰予亦非不知而若不爲號牌則無以充軍額故出於不得已也先生曰閭閻之人皆言宮掖不嚴其所以然則臣不敢知廢朝事今日所當戒也

上曰雜人出入之說乎先生曰此說亦有之沈詻曰此必因問安婢出入而言也凡用其人而不用

其言則不可謂之用人金某所言自 上當體念
矣 上曰言于兵曹禁斷
八月戊辰十日入 侍晝講
先生曰侍臣俯伏非古禮 祖宗朝亦不如是中
間因謬習而然也豈徒以俯伏爲敬謹乎小臣初
入 侍必欲見 天顔累次仰見心甚未安然臣
子之仰見 天顔是非不恭之事臣父亦宰相故
得聞故事且臣師事李珥嘗問曰 經筵官俯伏
不得見 天顔乎李珥曰何爲其然也吾則言事
時仰見 天顔云今時則不然矣且君臣必須顔

面不阻朕後情意相孚也　上曰起坐言事如有所懷盡陳之先生曰臣少與鄭澈相善且其子爲臣妹夫故臣熟知其人澈實忠淸孝友之人也以己丑獄事得罪甚重朕其時治獄別無過誤只以見忤時人以致此也　殿下卽位後如柳永慶洪汝諄等亦皆復職而獨鄭澈李海壽等尚未蒙恩極爲寃悶　朝廷事體亦爲欠闕矣　上曰後當從容處之先生曰何時處之乎如柳永慶其爲逆則臣未之知也濁亂　朝廷則甚矣如此者先蒙追典獨於鄭澈未也如此等待則恐無其時也

又曰今日可用之人皆會于朝而但無領袖主張之人人人各自以己心爲心　國事不可爲也夫君子當朝必有領袖小人當朝亦有領袖今無領袖之人何以爲國乎又曰小臣筋力不至大敗故猶得趨蹌隨班矣朕年淡病重耳聾尤劇貪戀官爵亦自有苟且之嫌況人之見之者以爲如何且敎誨　元子時有問難處聾不能酬酢尤爲未安

上曰小兒有何論難之事乎如或有之在傍小官可以傳語矣先生曰近欲乞骸歸死鄉家　上不許先生曰願得受由下鄉矣　上曰下鄉欲行祭

乎先生曰墓祭時祭不得行久矣欲往行之矣又曰凡事當均一而兪伯曾趙廷虎所坐一事伯曾則敘用廷虎尚在罷職事不均平矣 上曰廷虎則問東答西與伯曾不同矣先生曰籍沒之法其身伏誅貤後沒入家財今朴自凝其身尚存而籍沒其家財非常規也自凝雖承宗之子廢 大妃時渠乃立異而猶且得罪似爲過矣 上曰如是故貸之先生曰今日聞請罪朴東亮者以佗人之名代呈其疏極爲不美朴東亮有罪無罪間渠自上疏則猶可也而代呈之此習可惡矣 上曰如

是故因禁欲治之也

上疏乞歸省先墓

疏見遺稿　批曰省疏具悉勿爲久留好爲往還

仍　令給由馬澆奠狀拜辭日又　命宣醞　元

子面語曰願勿久留

十月上疏陳謝兼陳民事

疏中備言水災凶荒之狀請精選赴西軍而減其數除西邊饋餉之煩紓內民資送之苦而且先後發送使民得以次次周旋又論收布用辛酉田結之弊請一從時起取民役民量入爲出務省浮費

又請逃軍年六十以上盡行刊去出沒鄰境者講求其還集之策各道全災處一一踏驗並皆蠲免尾陳大同利害宜盡其規畫變通必使生民無怨之意疏見遺稿 批曰省疏具悉深用嘉焉條陳之事當量處爾須速爲上來以副予望

上疏辭職兼陳勉戒

先生雖感激 恩眷以爲衰老之年不可僕僕於道路遂疏乞解職而仍進箴規曰臣聞張子曰以己心爲嚴師臣願 殿下凡於日用之間動靜云爲必須從令於天君察其公私是非而行之則雖

不中亦不遠矣又聞司馬溫公曰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臣願 殿下於乙丙燕閒之時幽獨得肆之地一念之微一事之細皆存誠敬無愧於屋漏則雖對羣臣無有所隱而心神安舒洞澈矣臣自少以此二說常自服膺而不能踐行今者敢以爲獻疏見遺稿 批曰省疏具悉予甚缺然勿以衰憊爲辭須速上來以副予望疏中所陳當銘念焉

序喪禮諺解

宗室德信正以諺解家禮喪禮篇先生爲作序見

續稿

閏十月壬辰(六日)復上疏辭職

疏見遺稿　批曰省疏具悉爾屢陳疏章久不上

來必是近因日寒不得出入之致予心缺然爾其

勿辭開春上來以副予望

四年甲子(先生七十七歲)

二月庚寅(六日)上疏自劾

時賊适以副帥擧兵叛京城戒嚴先生疏陳老病

不卽奔問而待罪焉疏見遺稿

迎拜　大駕于日新驛前路

賊兵直向京都 上南幸先生遂迎扈入公州
行朝上下倚以爲重居數日平賊狀 啓入來
庚子十六日入 侍行宮
先生進曰亂賊何代無之而豈有如今日者乎此
後 國事尤可慮也民心不可不急急收拾 宗
廟祭享及 御膳之物以至別進上朔進上幷皆
除減以紓民力可也 上曰還都後限三四年進
上當減除矣先生曰 國用匱竭百官頒祿以撤
料給之亦當矣 上曰所居連山距此幾里先生
曰距此二息也 上曰隨駕上京教誨元子可也

先生曰自此落後似爲未安欲依 聖敎而但老
病不可久畱矣又曰當今民之徭役比於廢朝僅
十分之二三然廢朝剝割之餘民力已盡加以去
年凶荒民益困急宣惠廳八斗米不至太多而但
與貢稅米一時徵納故民益不能支多所怨望矣
臣目見其弊去年秋有所疏陳矣今者賊變公州
近處七八邑儒生欲起義兵請臣爲將臣曰八十
老人何敢當此然 大駕南遷則不可晏然在家
當迎于天安稷山之間其時同行可也卽通文約
會于公州地岬寺矣儒生則多有來會者而小民

則或出不遜之語民心怨上大可懼也朴知誠曰
土賊之變可慮也先生曰朴知誠之言亦是也未
知逆賊復起於何處也承旨權盡己曰還都當在
二十三日乃敗日也何如　上曰何關也朴知誠
曰當聚陰陽之人問之先生曰此不當上達之事
人主當修人事而已陰陽之說何足信也又曰國
用雖曰乏絶前秋所捧宣惠廳米四斗若節用則
尚可以支用矣春等四斗米未可減之乎　宗廟
祭用天鵝之價至於布二三同　宗廟祭豈必用
天鵝乎　上曰天鵝則已除代用佗物矣

子槃登文科

時 大駕駐公州設科取士

隨 駕還京

戊申(二十四日)除尚衣院正仍兼司業

特 命戶曹給奴馬糧

三月壬申(十八日)入 侍經筵

上還都後始開 經筵引見先生使之參講 上讀論語南人有言章其註有曰巫醫雖賤役尢不可以無恒先生曰此尢字臣以爲尣字之誤也尣古猶字尢尣字相似故因以訛舛也以尣作尢處

餘年前海運判官屢不得其人初運則漕卒盡數乘船再運則米船不多故漕軍太半無所用則判官私捧米石於此輩多至累百石盡爲私用極無謂也今當別立科條今年所餘漕卒明年使之乘船輪廻遞番則其役可歇矣

己卯二十五日除司憲府執義兼如故

庚辰二十六日上疏辭 不許

疏見遺稿

三告加給由

四月肅 命再 啓引避

以 下憲府之教未安及憲府被重臣 筵斥也
呈辭乞歸省先墓
命給由馬澆奠牀
癸丑三十日拜辭南歸
上宣醞賜臘劑 元子以 上教傳曰從速上來
五月癸酉二十日上疏乞解職
疏見遺稿 批曰省爾陳疏具悉爾懇爾其體予
至意斯速上來
六月甲辰二十二日上疏辭職兼陳十三事 溫批許遞
本職

其目卽立大本恢舊業尊洪範講小學盡 聖孝敬祀典親九族體羣臣親聽政革民弊罷宣惠廳修軍政嚴禁衛也疏見遺稿 批曰省爾疏章嘉爾愛君憂國之忠條陳十三事實是修身救弊之策予敢不服膺而力行哉本職遞差事予心甚缺然如此盛暑似難上來故今姑勉從爾其待秋涼上來以副予至望

與李聖徵卬敬叔李玉汝吳汝翼謙允鄭景仁世經趙飛卿翼鄭子容弘溟崔子謙張持國書

初寧越郡守朴知誠疏請立 私廟爲禰廟

年百官從服又有李義吉相繼投疏力主追崇之
論當先生還鄉月沙李公爲禮判來別曰　私廟
論議不一自　上欲知是非願集可以發明此禮
者以示之至是先生考據經史及先儒之說逐條
論辨爲一通而作書送示諸公書見典禮全書○
先生旣作諸公書仍以因是禮論著及往復者次
第編錄名以典禮全書遺稿開刊時先生曾孫光
城府院君萬基稟議于尤菴宋文正公藏弆而不
刊行

八月己酉二十七日特陞通政大夫工曹參議

左議政尹昉禮曹判書李廷龜　啓筵中曰今之賢者金某張顯光而未盡用也至是有是　命

九月庚申九日上疏辭職兼陳所懷

時憲府因治內奴事涉　慈殿　上下嚴旨峻責政院封還而又有推考之　命疏中因及其事略曰廢朝時失人心者不可勝計而內奴之弊居多其時法官豈聞有推治之舉耶今者上有　聖明故下能執法　殿下反加峻責此固出於承順慈旨朕臣竊以爲　殿下此舉有歉於喩於道之義也臺閣目見不法之事而袖手傍觀則將焉用

彼臺閣爲哉承旨承順人主之過擧不思匡弼之
道惟以出納爲恭則一司謁足矣又何必承旨爲
哉此雖小失尋其病痛之源專出於私意若以爲
小事而忽之則生於心發於政害於事所關不細
伏願精察病根之所在而如有一毫之不除必痛
懲而遏絶之不使其滋長焉疏見遺稿 批曰省
爾疏章予心缺然爾須體予至意勿爲控辭從速
上來疏末所陳之事當體念焉
辛酉旪有 旨特召
辭疏呈本道末及 啓聞有 召旨令乘馹上來

十月赴 召

壬辰廿一入 侍晝講

上方講孟子至滕文公問曰事齊乎事楚乎先生曰滕以小國間於强國之間雖欲行王政不能自由也今時則自 上欲行王政則莫之能禦何所憚而不爲也 上不答先生因應教李潤雨所啓進曰小臣前爲守令雖無大段犯罪之事而暗行御史在道內則心有所忌憚令數送之則守令不得恣意矣又曰田結落漏者頗多民間徭役不均若量田則徭役均一矣民心亦願之矣又曰小

臣居鄕見之以大同徭役之重民多怨之不可行也李時發新自兩湖來必知之矣李時發曰民果怨之淸州之民欲以木疋上納云矣先生曰淸州船路稍遠故朕矣朕臣意以木疋納之則民又不能支何也民間木一疋之價米十斗而全羅道則多至十二三斗今朝廷所定則只五斗以此爲準則民必困矣時發曰朕大同則不可革罷也先生曰此本爲民而設而今民怨如此則罷之似可也

丁酉十六日兼　元子講學官

知　經筵李廷龜　啓曰工曹參議金某以年老

之人累承 恩命力疾上來宜令出入 經筵且
使輔導 元子補益必多前以 元子僚屬 啓
下今則陞秩仍稱僚屬似未安矣 上曰改其稱
號使之參講予欲時時引見而近以經筵罕開遷
延至此矣吏曹 啓曰改定稱號請議于大臣大
臣請以講學官 啓下

遞授龍驤衛副護軍

與李師魯德洙書

勸以與安公邦俊相議刊行重峯東歸封事書見
遺稿

十一月上疏乞歸
疏見遺稿　批曰省爾疏辭予心缺肰爾雖年老
筋力不衰須勿思退居之計教誨元子以副予望
五年乙丑 先生七十八歲
正月戊午 九日 授龍驤衛副司直
丁丑 二十八日 特　命陞嘉善大夫
以冊封　世子覃恩　上命先生與吳公允謙鄭
公經世鄭公曄親受簽錄教誨功也
二月辛巳 二日 上疏辭新資
疏見遺稿　批曰省疏具悉卿懇卿等教誨元子

出於至誠嘉歎久矣卿宜勿辭

乙酉六日拜同知中樞府事

癸巳十四日呈辭乞加土先墓

命給由馬澆奠牀

乙未十六日上疏印謝兼陳所懷

疏略曰臣一離京輦永隔 天表伏願 殿下益懋聖學益進聖德以正大存心而絕偏係之私以明斷制事而戒優游之失任人惟觀實地而無眩於虛僞接下務盡誠心而勿事乎表襮毋厭逆耳之言毋輕守道之士採納務博裁擇務精毋主先

入以格羣議毋拘常規以失事機奮發大志克臻
至理則臣雖枯死草莽更無遺恨矣疏見遺稿
上嘉賞之　批曰予心缺然勿思退歸拜掃墳塋
後趁卽上來以副予望
戊戌 日十九 與同門諸人上疏乞伸師冤
先是東人欲殺龜峯㗖安家起訟違法還賤而尚
未伸雪先生與兵判徐公渻都憲鄭公曄菁川君
柳公舜翼濟用正沈公宗直聯名上章略曰臣等
少從宋翼弼學翼弼文章學識超絕一世與李珥
成渾爲講磨之交李潑白惟讓等仇嫉珥渾延及

翼弼必欲寘之死地翼弼之父祀連乃故相安塘
孼妹之子也祀連之母旣已從良祀連又雜科出
身則連二代良役且過六十年大限者不得還賤
昭在法典而潑等乘機指嗾蔑法還賤夫法者
祖宗金石之典也祀連雖得罪士類翼弼雖祀時
怒豈可以一時私憤屈　祖宗金石之典以快其
心哉　宣祖大王昔在西幸因其訴寃始發開釋
之端而刑官未暇奉承姑以還都辨決回　啓其
後臣師淪亾無復申籲遂成掩寘以亾師博古通
今之學生未爲　聖主之所知死未免奴隷之賤

名豈但臣等之隱痛　國法之壞亦識者所深憂
也疏見遺稿　批以下該曹回啓
己亥二十日辭　朝　世子特令進見
世子諭之曰願勿遲留省掃後卽速上來
四月壬辰十五日上疏辭職
疏見遺稿　批曰省卿疏辭予心缺然須速上來
以副予望
五月庚午二十三日經筵特進官　啓下
與李玉汝書
論龜峯伸寃事書見續稿亦貽書金公瀣而言此

事

六月跋崔楊浦澱稿

見遺稿

七月丙子三十日上疏辭職

疏見遺稿　批曰觀卿疏章予心缺然卿勿控辭

從速上來以副予望

十月孫益煦生

六年丙寅先生七十九歲

正月答申敬叔書

時　上遭　啓運宮喪而服制或云當不杖期或

云當杖期或云當三年朝議紛肰終歸於杖期申
公爲右相當　病患危重爲倉卒慮有書相問先
生答書引朱子入繼大統者爲其所生父母不杖
期之說以明杖期之於禮無據焉書見典禮全書

二月入京

以　上在哀疚中爲進慰　闕下也

壬辰十九日呈辭　世子屢使人問起居

以老病添劇未能趨詣　朝班請遞也

三告遞授行護軍

癸卯三十日南歸

政院 啓曰金某欲於今日下去云今之宿德老成無出其右使在朝廷爲益必多雖在山林固當招致今者旣來遽還 聖上貪賢好德之道似不當任其去留不知其亾也 答曰卿等之言是矣挽留可也政院以 上命遺書而先生行已渡漢矣

三月上疏辭謝仍附陳勉

備陳節抑至情保護 聖躬之道末言臣於今日變禮略有所見已陳於前日疏章故不敢更瀆於哀苦之中是時 啓運宮服制終以杖期爲定故

疏中及之疏見遺稿　批曰省卿疏章具悉至誠
卿不體予意卽爲歸去予心缺肰疏辭當留念焉

建黃山書院

黃山處兩湖之交有江山之勝又密邇溪上丙午
年間門人宋興周崔命龍等稟于先生謀構書堂
數間爲講學之所先生往相其地俾之營度旋因
東人輩沮戲未果成至是建書院享栗谷牛溪兩
先生詳見答宋明甫浚吉李士濴源厚書先生易簀後
又竝享焉其後靜菴退溪兩先生及尤菴宋文正
公後先入享　賜額竹林

夏答崔子謙書兼示張持國鄭子容

崔公主稱考服喪之論送其劄本書質可否先生答書條辨之見典禮全書

七月壬午十二日移授龍驤衛副司直

八月辛酉二十一日上疏論時事

時朝議以軍額空虛講行號牌之法頒事目遣御史而先生以爲邊憂方急所恃者人心又且騷擾殊失先後緩急之序故前旣面陳於 筵中今又疏言之疏見遺稿 批曰省疏具悉嘉卿憂國之誠所陳御史之行已爲退定矣

十二月上疏辨延平府院君李貴劄語失實

秋間李公來訪言　私廟典禮而李公所見本與
先生相反故論辨甚多終不聽而去至是又劄論
典禮引先生假設之辭以證其說先生乃疏辨之
疏見遺稿　批曰省卿疏章具悉卿意

七年丁卯先生八十歲

正月答韓士仰書

見典禮全書

丁亥日十九　拜兩湖號召使

有　旨曰國家不幸奴賊犯邊義州失守轉入宣

定萬一賊鋒穿過兩西濴入腹內則恢復之資惟在南方慮患之道不可不長玆以卿爲號召使印信下送卿其糾合義旅董率勤王

庚寅二十日祇受有 旨訖卽修狀啓出次近境狀啓略曰今承 成命臣雖老聵何敢不盡心力以副 殿下委任之意乎臣卽當召募義旅鞠躳盡瘁死而後已見遺稿

辛卯二十一日建幕府馳檄兩湖

先生旣修 啓遂辟前府使宋興周爲副使前持平尹煃爲從事前郡守宋爾昌前博士宋國澤處

士柳楫爲參謀前別坐安邦俊前縣監高循厚差
義兵將諸公皆起義應之又以前縣監奇廷獻朴
之孝鄭敏求前別提申澤進士柳玶朴忠廉具瑩
幼學高傅敏柳述尹顗金海壽李復吉金峻業等
爲有司召募兵粟及器械而使之開諭收合切勿
強責騷擾官軍外忠義衛校生閒游人等與本官
相議從便收募山行私砲手則皆令抄定焉時安
公居寶城先生貽書以勉之高公居光州光州義
旅諸公家尚傳其時文移先生所措置大略可見
而兩湖義兵將有司差定者不止於此不盡傳云

檄文及書幷見續稿
二月迎謁 世子于公州
時 上奉 廟社 慈殿幸江都 世子分朝南
下先生以粮械之募合者湊給 行朝身詣 分
朝以糾率義旅 世子卽賜進對慰諭甚至
隨扈 世子至全州
一夕有虛警賊已渡臨津 分朝諸宰蒼黃欲奉
世子移駐嶺海人心波蕩顯有瓦解之勢先生先
見體相力言其非計又請對條陳利害 世子首
肯曰吾意亦肰俄而訛言亦自定

自湖南往清州期會諸義兵向江都
時閔公聖徽爲湖南伯先生連以軍事爲書相議
有曰生到礪山爲大雨所阻留二日今日往還恩
津轉向清州會諸義兵親自領率以應勤 王之
命耳竝見續稿
三月乙亥八日 詣 行在所
自二月望後和議將成因有號召使所募軍兵勿
發送之 令先生遂與門人馳赴江都
庚辰十五日 拜辭 行宮遂入對
上敎曰卿以老病之人當此危亂盡誠國事予甚

嘉悅先生對曰國事至此誠罔極矣臣之老病才
踈非所堪任而徒爲奔走而已今賊勢稍緩乞解
職名歸死鄉里　上曰賊兵尚在境內仍爲帶職
而歸脫有緩急所管之事終始盡心可也先生曰
臣扈侍　東宮自公州往全州　東宮資質英發
人心無不喜悅矣　上曰今番變亂時其處人心
何如先生曰全羅道則未能詳知而本土多士夫
故不至甚惡唯內浦及淸州則人心不美義兵時
多發不遜語頻投匿名書臣十分開諭僅若而人
聚會而旋卽散去矣又曰講和固出於權宜而斥

和之議不可無也其言雖或過激不可不優容矣
上曰其議則甚是而或有不近之說至以降字加
之極非矣至於斥和之議何敢非之乎先生曰尹
煌之言誠過激而亦不可摧折且尹煌與臣年歲
雖不敵渠是成渾之婿姜碩期是臣之族親且受
學於臣故兩人臣皆熟知決非不善之人也大抵
自前言者或罷斥或補外此甚未安其言不是則
不用之而已至於罪之則日後誰肯有進言者乎
又曰臣受　命時所爲之事多有未及狀　啓者
今欲進達聾甚未能臣老病如此賊勢亦稍緩更

乞遞職名 上曰更觀賊勢而辭免未晩先生曰此賊難係其遽爲撤歸設或撤歸必當更來而我兵素不操練無可恃者此甚可慮矣 上謂都承旨曰金某以老病之人爲國事上來言于該曹給送衣資仍 賜豹皮

四月戊申十二日 上疏乞解號召使

先生旣還往留黃山書院區處兵粮修整帳目遂陳疏幷印信上送焉疏見遺稿

五月往哭宋福汝喪

先生聞宋公病亟馳往訣別中路聞訃仍莅其喪

後先生撰行狀

九月答尹德耀煌書

論斥和事及全州 分朝時事書見續稿

孫益熙中司馬

毅宗烈皇帝崇禎元年戊辰先生八十一歲

九月拜刑曹參判

十月丁酉十日上疏辭職

疏見遺稿 批曰省疏具悉卿懇卿之上來予日望之須勿控辭從速上來以副予望

丁巳三十日再疏申辭

疏見遺稿

十二月戊戌十二日遞授龍驤衛副護軍

疏入　傳曰老病之人日寒未易上來姑爲遞差

二年己巳先生八十二歲

正月與三公判義禁諸公書

時宋匡裕上變誣告尹雲衢而多引林㙔趙平等無辜士子匡裕即龜峯孽孫故先生素知其凶悖而以湖南之近詳聞其構誣首末遂書報諸公勉其明辨眞僞俾無連累之禍焉書見續稿

閏四月丙辰一日別諭　特召

自追崇之論盛而未有 召命久矣至是 筵臣論厚風俗之事 上曰金某張顯光皆宿德之人不肯上來雖來卽歸此由予誠薄禮踈之致何以則可致都下而久留耶右相李廷龜曰金某本非鄕里之人自 上若不以常規而盡誠禮遇則庶或上來矣 上卽命政院下諭曰卿以宿德耆儒志存兼濟當此艱屯宜處朝廷以矜式國人而久居鄕曲不肯上來是予誠意淺薄禮遇踈簡之致予甚慚焉卽今節序清和行道無艱卿其駕轎上來以副予如渴之望初以乘馹書入而 上特命

駕轎焉

丙子二十一日上疏辭　上賜手批敦召

疏見遺稿　手批曰省卿上疏予心缺然卿以國之大老德行超倫若來在京中則不但爲士夫之矜式必有啓沃之益故予方側席以待卿勿更辭須速上來以副予望先生自念景迫桑榆精力已耗不可以　恩眷之隆失其去就遂連章乞骸益力焉

五月己酉二十五日再疏申辭

疏見遺稿　批曰觀卿上疏予心缺然卿勿固辭

秋涼後上來以副予至望

八月甲戌二十二日三疏申辭

疏見遺稿　批曰省卿上疏予心缺然宜勿固辭

從速上來

九月序鄭時晦近思錄釋疑

先生嘗以所纂近思釋疑一冊託鄭公曄勘正其

後鄭公益加裒輯先賢定論逐條補綴間又附錄

先生之說編爲四冊鄭公卒後先生始得見遂作

序又道其中或有可疑者恨未及其在世時評論

歸一云序見遺稿

甲辰二十三日四疏申辭

疏見遺稿　批答不傳

序　王言帖

先生以平日所受　王言不可遺亾令諸子聚而作帖而序之略敍前後出處始末序見遺稿

辨戒懼愼獨分動靜說示梁振翊

說略曰朱子初年所見與中庸集註有異胡季隨曰戒懼者所以涵養於未發之前愼獨者所以省察於已發之後朱子曰此說甚善栗谷亦以此說錄之聖學輯要中葢以戒懼愼獨分靜動看也但

與集註不同集註所謂常存敬畏云者立時敬畏坐時敬畏言語時敬畏飮食時敬畏至於雖不見聞之時亦不敢忽是自動處至於靜皆當戒懼之謂也下文所云旣常戒懼者亦兼動靜言之也於此尤加謹焉者於動處尤加愼焉之意也或問以中對和言之則中爲靜而和爲動故以戒懼爲靜時工夫也肰愼獨時亦豈無戒懼工夫也見遺稿

十二月孫益炅生

三年庚午 先生八十三歲

三月與鄭景任書

門人宋文正浚吉除洗馬不就先生嘉其志趣聞
鄭公勸之就以書責之曰宋明甫有志於學而不
肯仕其意甚善而公欲降其志無乃近於賊夫人
之子乎鄭公愧謝

四月辛酉十二日陞嘉義大夫
時有優老典例陞也
秋與門人宋時烈論格致四七心性情意之義
宋文正自童年出入門下至是甫畢喪制卽復就
學先生期許甚重爲之諄諄論辨其說俱見遺稿
語錄

十月序讀書講義

郎趙公遴所撰先生爲作序見遺稿

十一月題宋戶部憲禮說後

戶部郎　中朝人因我使臣聞典禮之論作說示之以爲追崇入廟當以義起先生辨其不肰見典禮全書

與張持國書

時　穆陵行遷窆之禮自　上緦服虞後卽除先生慨其失禮貽書張公備陳古禮及朱子之論要其釐正

四年辛未 先生八十四歲

答張持國書

見典禮全書○時追崇之論擧朝爭執　上於先生屢有未安之　敎至曰擧朝推尊者金某稱叔爲當之語今猶謂之杜漸之計崔公鳴吉上劄曰金某臣之師也年德之高學術之醇國人之所共推　聖上之所深奬而　殿下往往提起有若歸咎者朕臣恐　殿下崇儒重道之意因此少懈則世道之憂實有不可勝言者李公貴之劄亦以爲聖敎中輕視金某殊爲未安云蓋先生之論以承

繼大統爲重崇奉　私親爲非獨排衆說以至上
咈　主意而異論亦多詆訾先生確守初見終不
少變焉

五月患風濕
先生素強無疾至是有微恙家人請謝客靜養先
生不聽日與門人講論不輟起居興寢無異平昔
八月甲辰考終于正寢
至八月疾頓革三日酉時神氣不亂翛肰而逝時
仲子文敬公侍側與門人一用先生平日所定喪
禮叅以家禮爲主而參用儀禮也季子參判公係

官于朝聞疾病亟馳歸未及殯後方至○門人持服者數十百人白布巾加經素帶而喪之葢用勉齋服晦菴之制而亦遵先生哭栗谷先生故事也

訃 聞遣禮官致祭致賻有加

禮曹佐郎徐挺肰下來行禮即九月壬辰二十日也

王世子遣宮官致祭

世子輟講行素謂宮僚曰昔余蒙學扞格金公敎誨之恩何可忘也弼善鄭弘溟下來行禮即九月甲戌三日也

命本道護喪營葬

參贊張公維白　筵中曰金某宿德有功斯文宜
加追典且助襄葬遂有是　命
十月己未十九日葬于鎭岑縣城北里亥坐之原
新卜也遠近會葬者幾千餘人
五年壬申四月遷夫人墓祔左合封
家狀成
胤子文敬公集撰
七年甲戌諸生建書院于溪上
門人李恒吉等與遠近章甫創立至是告成五月
丁亥妥侑如儀　顯宗庚子賜額遯巖遣官致祭

九菴宋文正公撰廟庭碑○其後諸生以愼獨齋
文敬公配享同春堂宋文正公九菴宋文正公亦
追配○此外書院盆山之華山安城之道基是先
生專享者而礪山之竹林懷德之崇賢光州之月
峯燕岐之鳳巖則竝享焉海州之紹賢公州之忠
賢配享於朱子而坡州之紫雲鳳山之文井靑松
之屛巖配享於栗谷先生者也月峯文井又配以
文敬公焉

八月神道碑銘成

門人谿谷張公維撰

八年乙亥墓誌銘成

清陰金文正公尚憲撰

九年丙子 命贈資憲大夫吏曹判書

以 筵臣又建請褒 贈也

十四年辛巳正月乙酉九日遷窆于連山縣南牛首里

高井山坤坐之原

即先祖妣許氏兆後西北去黃岡公墓僅一里許

以城北宅兆不利也

十七年甲申墓表陰記成

門人畸菴鄭公弘溟撰

庚寅孝宗大王元年四月行狀成

門人尤菴宋文正公時烈撰

丙申十二月謚狀成

門人同春堂宋文正公浚吉撰

丁酉十月 命贈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 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世子師謚文元公

因 筵臣建白也初所司議上先生謚以文元爲副擬同春堂宋文正公疏引 先朝用副擬故事言先生之德與文元相稱 上從之道德博聞曰

九年之元字當六字

文主義行德曰元

乙巳顯宗大王元年四月 上幸溫陽之溫泉遣近臣致祭于墓

辛酉肅宗大王七年十二月領中樞府事宋時烈疏論先生之當從祀文廟時 上允栗谷牛溪兩先生從祀宋文正公因疏論從享陞黜而仍陳先生之有功斯文略曰朱子於禮書證定未半而易簀託勉齋而踵成亦有未及稟證者此所謂遂成千古之恨者文元公臣金某得程朱之學於文成公李珥既盡受其說驗之

心而體於身晚年專意禮書蓋以勉齋之書猶有可憾而不無更商量者故也其所纂諸書毫分縷析眞水不漏使 國朝典章私家經變皆有所折衷而一主於程朱之說雖趨向異塗之家無不遵用其功可謂盛矣夫鄭衆諸儒只以註釋周禮之文而尚且與於聖廡之享況文元公是東方禮家之大成耶頃歲章甫間有謂臣者曰以文元公之有功斯文而從祀之論尚寂此豈非不可已者耶臣止之曰此說雖出於公心然必須舉國同辭然後可以百世不惑兼且兩賢之請尚未了當亦須

有次第其論遂止今者兩臣從祀旣已蒙 允而
臣猥承通變之問若於此際只顧阿好之嫌而終
不爲 殿下一言以俟公議則臣之所以止之於
前日者安知不爲士林無窮之恨乎臣之所請亦
非敢欲 聖明獨斷於上必須博議於搢紳館學
又廣詢於外方章甫俟其無有異說然後又須財
度於古義而行之宜矣領議政金壽恒判府事金
壽興鄭知和右議政李尚眞收議皆以爲先生之
德與功允合從享而宜從容擧行以重事體左議
政閔鼎重司業李翔請卽擧陞享 上敎曰文元

公學問道德之高予固洞知而第念從享體重不可率爾陞配大臣收議姑俟後日者亦得宜矣此後館學及八道儒生逐歲疏請蓋從祀之議初發於 仁廟乙亥至是而士論齊起

乙丑冬 命刊行文集

先生平日不事著述遺草若干卷藏于家 上臨筵下教曰予欲見文元公文集其令玉堂取入尤菴宋文正公編次并近思錄釋疑具疏以進 上命芸館入梓經書辨疑家禮輯覽疑禮問解皆後先刊行先生於禮學用功最深攷證精博人有變

禮疑文必就正焉文敬公與諸門人裒聚先生所答問者分類入編即疑禮問解也

丁酉二月　上幸溫泉遣近臣致祭于墓

五月癸酉日二十命從祀文廟遣禮官致祭于家廟

先是庚辰因儒生崔雲翼等疏請　命該曹稟處禮曹請議大臣儒臣大臣李世白申琓儒臣權尚夏獻議皆請從祀是年二月館學儒生趙謙彬等又疏申前請焉至是　上特命亟舉縟儀時先生廟已親盡奉于曾孫都正萬增家大臣　筵白從享先賢之廟舊例皆不遷　命宗孫奉還而前二

禮官下來當
作遣禮官

日辛未十八日禮官下來宣　敎致祭致祭時　命
主人除職承事宗孫相說年幼五代孫天澤以攝
祀除職
庚午英宗大王二十六年九月　上幸溫泉遣近臣致祭于墓
癸卯今上七年正月遣閣臣致祭于石潭書院
致祭文曰葳蕤緇衣在笥之中云誰之思文元金
公黃岡之嗣愼齋之禰九翁賢師石潭高弟蹟公
繼開其施也普淵乎學源沛肰敎雨禮析絲毫道
挈要領窮居講討脚踏眞境于何得來警我頹俗
敬辦淸香庸替玉帛○主配諸位各有祭文竝

御製也

壬子刊行年譜

先生外曾孫芝湖李公選始編年譜未及卒業海

上臨歿時作訣書於先生玄孫鎭玉鎭泰以草本

託付其後節次修潤而猶有未該因循藏弆至是

諸後孫懼其終無以成也㝡考遺稿及佗記載之

可據者補纂若干條入刊

沙溪先生年譜終